

《平家物語》中之淨土思想與死亡美學 —以平重衡與平維盛為焦點—

徐翔生*

摘 要

日本中世最負盛名的文學作品《平家物語》，對往生淨土頗多著墨。《平家物語》的著墨反映了何種時代精神？而這種精神又蘊涵著何種意義？本文藉由當時之時代背景與社會構造，探討往生淨土思想之形成。並聚焦於作品中之主角平重衡與平維盛，自二人求生淨土的表現，闡釋日本人如何美化佛教中所闡述之淨土思想。期藉此研究，對於中世日本人的死生觀做進一步探討，並期深掘日本文化中所蘊涵之死亡美學。

關鍵詞：《平家物語》、平重衡、平維盛、淨土思想、往生、死亡美學

*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副教授
2005.3.1 到稿 2005.4.25 通過刊登

The Buddhist Jyodo Philosophy and the Death Aesthetics in Heikemonogatari: The Focus on Taira Shigehira and Taira Koremori

Hsu Hsiang-Sheng*

Abstract

Heikemonogatari, the most famous work of Middle Age Japan, contains many descriptions about *jyodo*, “the pure land” or the afterlife. What kind of spirit of times do these descriptions reflect? What significance does this spirit embod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of the idea of *jyodo*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at time. Moreover, the paper explicates, with the focus on the two major characters of the work, Taira Shigehira and Taira Koremori, how Japanese aesthetize the Buddhist *jyodo* philosophy.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search can present a further study of the philosophy of life and death of Middle Age Japanese, and an advanced exploration of the death aesthetics in Japanese culture.

Key words: *Heikemonogatari*, Taira Shigehira, Taira Koremori, the Buddhist *jyodo* philosophy, passing away, the death aesthetics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apanes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平家物語》中之淨土思想與死亡美學 —以平重衡與平維盛為焦點—

徐翔生

1. 前言

日本中世盛行的軍記物語中，《平家物語》可謂最具代表性之傑作。以平清盛為首的《平家物語》，主要敘述平氏一門是如何興起、鼎盛，又再如何沒落以至滅亡。對於平氏一門之敗亡，《平家物語》中出現了諸多有關死亡之描述，這些死亡描述對往生淨土亦頗多著墨。《平家物語》對往生淨土之描寫究竟反映了何種時代精神？這種精神又蘊涵著何種意義？本文藉由當時之時代背景與社會構造，探討往生淨土思想之形成。並聚焦於作品中之主角平重衡與平維盛，自二人求生淨土的表現，闡釋該作如何美化佛教中所闡述之淨土思想。

在此先容筆者贅言所為，因《平家物語》是極負盛名之文學作品，有關該著之相關研究甚多，即使關於作品中之佛教思想，迄今亦有相當之論述。例如佐佐木八郎於《增補平家物語之研究》（《增補平家物語の研究》）¹中，針對作品的思想性格及時代思潮，說明該作之思想原理與歷史性格。大野順一在《平家物語之死亡與命運》（《平家物語における死と運命》）²中，自穢土、自然等觀點，探討書中死亡思想之形成及其表現。渡邊貞磨於《平家物語之思想》（《平家物語の思想》）³一書中，自無常觀與淨土教觀點，闡述該著之思想形成及其流佈。日本文學研究資料刊行會所編著之《平家物語》⁴，更收錄著諸多該作與佛教思想之相關研究。以上皆為研究《平家物語》之思想形成，極具參考價值之佳作。

至於台灣國內，亦不乏有關《平家物語》之相關論述。輔仁大學楊錦昌老師曾針對《平家物語》中之親子關係、以及《漢書》〈蘇武傳〉、〈咸陽宮〉與該

¹ 佐佐木八郎『增補平家物語の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67年）34-87頁、417-494頁。

² 大野順一『平家物語における死と運命』（東京：創文社，1966年）59-219頁。

³ 渡邊貞磨『平家物語の思想』（京都：法藏館，1991年）75-339頁。

⁴ 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會『平家物語』（東京：有精堂，1969年）218-292頁。

作之關連，有著諸多論述。慈濟大學內田康老師亦針對《平家物語》中出現的三種神器，對其觀念生成有極精闢之解說。然據筆者之理解，在《平家物語》的諸多研究中，關於作品中死亡美學之探討極其有限。拙著〈平家物語中所見之死亡美學〉（〈平家物語に見られる死の美学〉）（《政大日本研究・創刊號》），曾針對該作卷尾〈灌頂卷〉中描述之往生，說明其思想形成及所見之美學。今欲更深入探討，故將研究聚焦於求生淨土之平重衡與平維盛，從另一角度進行考察。期藉此研究，對於日本中世特有的淨土思想做進一步探討，並期深掘日本文化中所蘊涵之死亡美學。在此先就該作品之主角平清盛開始論述。

2. 《平家物語》中的死亡描寫

平清盛為「恒武天皇的第五皇子，一品式部卿葛原親王第九代後裔，讚岐守正盛之孫，刑部卿忠盛朝臣之嫡男」（卷一〈祇園精舍〉）⁵。保元元（一一五六）年，崇德上皇與後白河天皇因爭奪皇位爆發「保元之亂」，因清盛投效的後白河方獲勝，故被進昇為播磨太守。平治元（一一五九）年，藤原信賴因幽禁後白河法皇而引發「平治之亂」，清盛因追討藤原信賴有功，再獲進昇為太政大臣，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之實權者。

大權獨攬後，清盛日益驕溢蠻橫專權跋扈。治承三（一一七九）年，平清盛因家族遺領被後白河院沒收而幽禁後白河法皇；翌年他又執意將都城遷至福原，藉此對抗反對平氏家族之勢力。此外為了強制徵收軍糧米絹，他更下令縱火焚燒佛教聖地東大、興福二寺，使世間覺得「平家之惡行實已臻極點」（卷五〈遷都〉）⁶。在對平氏的一片捷伐聲中，其宿敵源賴朝趁勢出兵討伐平氏。

治承五（一一八一）年，平清盛罹患怪病全身焦熱，纏綿病榻時，清盛表示自己今生已無憾，唯尚未見源賴朝之首級耳。所以臨終之際，清盛交待死後不必建佛造塔，也不須為其修福供養，只留下「立即派軍取得源賴朝首級置於墓前」（卷六〈入道死去〉）⁷之遺言，在「悶絕倒地、輾轉蹶騰」（同卷·同上）⁸的痛苦中離開了世間，得年六十四歲。《平家物語》的前半部，即以平清盛為

⁵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平家物語上』（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5—6頁。

⁶ 同前書，266頁。

⁷ 同前書，346頁。

⁸ 同前書，347頁。

主，敘述其個人生涯及成住壞空。

與平清盛截然不同的，其長子重盛是位「內遵守五戒，慈悲為先，外不亂五常，執守禮儀」(卷二〈教訓狀〉)⁹、且「儀容端正，存心忠正，才藝超群，言詞與德行兼備的人」(卷三〈醫師問答〉)¹⁰。身為清盛嫡男之重盛，自幼即受父親鍾愛，原本應領袖平氏一門；但忠孝品德兼具且衷心習佛的他，屢向清盛建言，並有感於「清盛的惡貫滿盈，平氏一門之氣數已盡」(卷三〈無文〉)¹¹。為了「抒緩清盛惡心使天下得以安篤」(卷三〈醫師問答〉)¹²，重盛前往著名的佛教聖地熊野參拜，祈禱「若是榮華只限一代，子孫須蒙受恥辱，重盛願縮短壽命以救贖來世苦難」(同卷·同上)¹³。

但自熊野參拜返回後重盛即病倒，危篤之際，清盛本欲請宋朝來日之名醫為其診治，但重盛以招攬異國醫師診治乃日本之恥為由予以拒絕，認為這是神明已接受了自己的祈願，因而選擇出家而拒絕治療。於是正值盛年的重盛，開始在京都東山山麓興建的四十八所精舍，終日專心念佛靜待死期。治承三(一一七九)年，重盛在念佛聲中「臨終正念，遂以死去」(卷三〈醫師問答〉)¹⁴，享年四十三歲。

平清盛的次子宗盛，是一平庸無能且慾望深重，甚至會「強求他人珍惜之馬，以致引起天下擾擾」(卷四〈競〉)¹⁵之人。長兄重盛與父親清盛相繼過世後，宗盛成為平氏一門之領袖，繼續率領家族與源氏對戰；但因其能力與器量均不及父兄，使得平家陷入前所未有之困境。壽永二(一一八三)年，宗盛曾擊退源軍而略有戰功，但在其後的一谷、屋島戰役中卻連遭敗績。文治元(一一八五)年在長門的壇浦之戰中，宗盛率領的平軍終不敵源軍而慘敗，就在平氏將兵相繼投水自盡之際，宗盛父子也被周遭的士兵推入海中。

可是由於這對父子並無覺悟死亡，所以在海中沉浮之際，宗盛父子彼此交換眼神游泳求生。結果這對父子被源氏士兵救起，再被送至源賴朝處受審。面對賴朝，宗盛態度卑微苟求活命，然遭拒。於是在僧侶湛蒙的引導下，宗盛受

⁹ 同前書，95 頁。

¹⁰ 同前書，173 頁。

¹¹ 同前書，174 頁。

¹² 同前書，170 頁。

¹³ 同前書，170 頁。

¹⁴ 同前書，172 頁。

¹⁵ 同前書，224 頁。

戒皈依，在「面西合掌，不斷高聲念佛」(卷十一〈大臣殿被斬〉)¹⁶聲中被斬，時年三十九歲。其子清宗、能宗亦於其後被斬，時年十七、六歲。

和平庸膽怯的宗盛相比，清盛的三男知盛，是一智仁勇兼具之名將。治承四(一一八〇)年，知盛先後率軍討伐以仁王與源賴政，其後又擊敗源義經，在源平之爭亂中立下極大戰功，與宗盛共同成爲平氏一門之統率指揮。然在平家勢衰後，知盛雖連戰連敗，但仍奮戰不懈。在決定平家最終命運的壇浦決戰中，知盛亦曾以「雖氣數已盡仍須惜名，豈能向東國武士示弱，現須惜命力戰」(卷十一〈鷄合壇浦合戰〉)¹⁷激勵平家士兵奮戰。

但因這場戰役慘敗，主將宗盛被捕，平家末代之安德天皇及一門之女性相繼投水，平氏之勝利已完全絕望。知盛見大勢已去，方留下「已見平氏一門之末途，現將可迎接死期」(卷十一〈內侍所都入〉)¹⁸之遺言，與侍者一起攜手投入海中，享年三十四歲。見此情景的其他二十餘名武士，也「爭先恐後的一起攜手投入水中」(同卷・同上)¹⁹。知盛之子知章於一谷之戰中力戰而死，知章之弟知忠，亦於其後自刃而亡，皆以十六之英年迎接死亡。

清盛的四男重衡，具有「面如牡丹」(卷十〈千手前〉)²⁰般的美豐儀，是位武勇開朗兼又溫柔的人。治承四(一一八〇)年，重衡接受父命討伐東大與興福二寺，在縱火燃燒民舍時因正逢巨風，以致延燒寺內造成三千餘人之無辜死亡。重衡自此受到佛教界之譴責，至死均無法獲得寬恕。但即使如此，重衡是平氏一門中戰績最顯赫者。養和元(一一八一)年美濃的墨俣川之戰，重衡大破源行家之軍勢；壽永二(一一八三)年的水島、室山戰役中，重衡又力挫源義仲之軍勢，爲平家立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戰功。但在翌年的一谷之戰中，重衡卻不敵源軍而被捕，成爲平氏一門之中首位虜囚。

重衡被捕後遭解送鎌倉源賴朝處，其後再被送至奈良，接受興福、東大二寺之判決。重衡與賴朝會面時曾以不屈的態度表示「自平家籠城陷落以來，早已覺悟暴屍山野，姓名隨西海之浪而逝，(中略)身爲武人遭敵襲潰並非可恥，請速取吾首級可也」(卷十〈千手前〉)²¹，使賴朝爲其視死如歸之態度亦極感

¹⁶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平家物語下』(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330頁。

¹⁷ 同前書，287頁。

¹⁸ 同前書，300頁。

¹⁹ 同前書，300頁。

²⁰ 同前書，224頁。

²¹ 同前書，219-220頁。

動。斬首前，重衡對其犯下之焚寺重罪懊悔不已，希望能於拜佛中被斬。降源氏之平家舊臣逐迎回一尊佛像，使其完成拜佛之心願。重衡於是開始面佛祈禱「希望藉由最終之念佛，能往生九品極樂淨土」（卷十一〈重衡被斬〉）²²，在其後的十次高聲念佛聲中被斬，結束了其二十九年的生命。

重盛之嫡子維盛，擁有「含露之花」（卷十〈熊野參拜〉）²³的動人容顏，是「重盛六子中看似最優秀者」（卷三〈無文〉）²⁴。維盛早年追隨重衡追討源軍雖有戰功，但在翌年的富士川與俱利伽羅峠之戰慘敗，因而被一族孤立疏離。所以在平家都城陷落時，維盛將妻兒留置都中前往西國，其後再隨家族前往屋島。

但即使身在屋島，維盛始終難忘留置於故鄉之妻兒，故自屋島脫出登上高野山，造訪重盛之舊臣瀧口入道。結果在前往熊野參拜時，在瀧口入道的勸導下，維盛開始「面西合掌，高聲念佛百次」（卷十〈維盛入水〉）²⁵，在高唱「南無」聲中，投入了那智海中，時年二十五歲。維盛之弟清經，也因對平家之未來絕望，留下「天下之大，竟無藏身之地」（卷八〈太宰府落〉）²⁶之遺言，在讀經念佛中投海而死。弟師盛於一谷之戰身亡，資盛、有盛在壇浦戰敗時投水，末弟忠房於其後被賴朝所殺。維盛之嫡子六代，亦於建久五（一一九四）年被斬。隨著六代之死，象徵平氏一門滅族。

3. 淨土思想之由來

以上是《平家物語》中主要人物之簡介，同時也是這部作品的主要內容。從以上所述可以觀知，在多達十餘人的平氏家族中，除了清盛與重盛為病死外，平家一門大多都是以自殺或被殺的方式，被迫結束生命離開世間。平氏一門之命運，的確可謂印證了該作品在開宗明義之處所述「祇園精舍之鐘，聲帶諸行無常之響，娑羅雙樹之花，色顯盛者必衰之理」（卷一〈祇園精舍〉）²⁷，其中所闡述之「盛者必衰」、「世事無常」的哲理。

²² 同前書，337 頁。

²³ 同前書，237 頁。

²⁴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平家物語上』（岩波書店）175 頁。

²⁵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平家物語下』（岩波書店）241 頁。

²⁶ 同前書，84 頁。

²⁷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平家物語上』（岩波書店）5 頁。

事實上只要存活於世，人終須一死，然這也是人類自古以來總想避免卻又無法逃脫之宿命。但值得注意的是，平氏家族在面臨死亡時，皆以心中嚮往西方極樂淨土，面西合掌，不斷高聲念佛聲的方式迎接死亡。以前節中所提及的重盛、宗盛、重衡、維盛、清經為例，他們均是在「面西合掌」、「臨終正念」、求生淨土之情況下離開了世間。這種情形並非僅限於清盛家族，在《平家物語》中可謂頻頻出現，宛如形成了作品中之特殊死亡景像。

例如治承四（一一八〇）年，清盛的軍隊攻入平等院時，源賴政因不敵平軍而戰敗。賴政此時召來侍者，要求為其介錯。於是賴政開始面西合掌，高聲念了十次「南無阿彌陀佛」，留下「埋木之花未發，乖桀此生未顯，花身兩堪悲」（卷四〈高倉宮最後〉）²⁸之辭世歌，其後從容切腹自盡。此外清盛之弟忠度，也於一谷之戰中身亡。忠度赴死前也面西高聲念佛，留下「日薄旅次中，暫歇櫻樹下，此生漂零兮，花將待我何」（卷九〈忠度最後〉）²⁹之歌後離開了世間。以上所述，在在顯示出淨土思想之盛行，給予當時人們死生觀之深刻影響。《平家物語》中為何會出現這種祈求淨土的往生思想？這種思想究竟如何形成且寓意為何？亦為探討《平家物語》的重要課題之一。

《平家物語》雖於十四世紀的鎌倉時代中期成立，但作品中的內容是以平安末期至鎌倉初期為時代背景，而這段時間，正值日本末法思想之盛行時期。根據佛教的說法，釋迦牟尼入滅五百年後，世間將會進入五百或千年的「正法」時期，其後再歷經千年的「像法」時代，世間將會進入萬年的「末法」時代。³⁰正法時代期間，佛教的教義尚存，只要修行即可獲得成果。但若進入像法時代，即使再如何努力修行也都無法獲得成果。可是如果進入末法時代，世間僅有教義留存而變得無法修行。此時人心險惡、世間惡事鬥爭不斷，佛教開始衰退並自世間消失，世界亦將瀕臨毀滅。

末法思想六世紀緣起於印度，其後再經由中國流傳至日本。根據中國佛教的說法，釋迦牟尼是於周穆王五三（紀元前九四九）年入滅，因此中國盛傳北齊文宣帝的天保三年，亦即西曆五五二年將會進入末法之世。但據「日本書紀」

²⁸ 同前書，247 頁。

²⁹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平家物語下』（岩波書店）171 頁。

³⁰ 末法時代的到來時間，因佛教經典不同而有五百年正法千年像法、以及正法像法各為千年之二種說法，中國係採前者的正法五百年之說，日本則採後者的千年正法之說。以上參照塚本善雄、梅原猛『仏教の思想 8 不安と欣求〈中国浄土〉』（東京：角川書店，1973 年）125 - 135 頁。

之記載，欽明十三（五五二）年冬天十月，「百濟聖明王遣西部姬氏達怒喇斯致契等，獻釋迦佛金銅像一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卷第十九〈欽明天皇〉）³¹，佛教於此時才自朝鮮半島之百濟傳入日本，所以日本採取正法、像法各為千年之說，認為永承七（一〇五二）年將會進入末法時代。³²

中國會出現末法思想，實與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期間，所進行的廢佛毀釋與教徒迫害有關。至於日本為何會有末法思想之出現，除與平安時代中期以來，各種天災疫病頻發有關，更與平安末期的律令制度崩壞具有密切關連。特別是一一五六年及一一五九年所發生的保元・平治之亂，更使人們認為當時的混亂世相，乃是末法到來之實相。《平家物語》中「末代」、「末世」一詞也頻頻出現，認為在此「末世到來、王法衰退」（卷一〈殿下爭道〉）³³之時，平清盛之蔑視王室與專擅政事，乃是「破滅佛法、讎滅朝威」（卷五〈福原院宣〉）³⁴，這種恣意胡為之惡行，不僅嚴重「踐踏王法、破壞佛法」（卷四〈山門牒狀〉）³⁵，更造成了「佛法衰退、王法停頓」（同卷・同上）³⁶之可悲世相。

正因處於這種動盪不安時代，天災疫病以及戰亂所帶來的悲慘情景，使得人開始對世間失望，再加上末法時代到來的危機感，更讓人對此世間絕望，在深刻凝視悲慘之現勢後，自然使人開始憧憬未來世界。主張「厭離穢土、欣求淨土」的淨土教信仰，因能滿足此時代世人心中之所需，故急速興起，在當時的貴族及上流社會極為盛行。使人覺得置身於此末法時代，唯有脫離現世往生西方極樂淨土，才能免於浩劫而獲得救贖。

平安時代淨土教之流佈史中，最受矚目者是源信，源信繼承了平安前期天台宗的淨土教理念，將淨土教的理論與修行方法歸納於《往生要集》一書，對於淨土思想之發展有極大影響。這本書中將現世與來世對置，現世的穢土因是三界六道之流轉輪迴，故再分為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與天之六道，人

³¹ 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日本書紀下』（東京：岩波書店，1965年）100頁。

³² 日本佛教之傳入時間，有538年及552年的二種不同說法。538年之說來自「上宮聖德法王帝說」與「元興寺緣起」，552年之說則是根據『日本書紀』中之上述記載。538年雖較接近史實，但末法時代的到來時間，則以『日本書紀』中之記載年限推算。以上參照高島元洋「アジアにおける思想の多様性と主体性」（『日本思想・価値観の時代変遷』所收、淡江大学日本研究所，2004年）4-5頁、大野達之助『日本仏教思想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67年）37-38頁。

³³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平家物語上』（岩波書店）39頁。

³⁴ 同前書，300頁。

³⁵ 同前書，228頁。

³⁶ 同前書，227頁。

道又因飽受無常之苦，任何身份及權勢者均無法避免穢土之宿命。³⁷現世的穢土雖充滿痛苦煩惱，但在金沙佈地、七寶聚集的極樂淨土卻極美好奇妙，只要念佛修行祈求往生淨土，臨終時阿彌陀佛將會率領眾多菩薩來迎，往生淨土後可享受蓮華初開等十種喜悅，在極樂世界中享有無法言喻之歡愉。³⁸爲了幫助人們厭離穢土，源信在此書中將地獄的情景描述得過於淒慘，因而促使「欣求淨土」信仰之興盛，使淨土教進入了全盛時期。當時的貴族與上流社會在念佛之同時，更以富裕之財力建佛造寺大力布施，期待臨終時能有阿彌陀佛來迎，冀望現世中之幸福繁榮，在來世仍能繼續擁有。

以上是平安時代之傳統淨土教思想，但在時代背景自平安末期進入鎌倉初期，隨著淨土宗教主法然之出現，淨土教思想有著極大轉變。法然繼承源信的淨土教思想，鑽研《往生要集》一書，但法然認爲在此末法時代，佛教的修行並非僅限於貴族或上流社會，修行之方法也並非爲造佛建寺或布施，不分貧富貴賤、男女老少，只要發菩提心、遵守戒律，行住坐臥時時念佛，定可渡此末法危機。這種念佛並非是只有「南無阿彌陀佛」六字的誦念佛號，而是發自內心觀想的專修念佛。只要捨棄惡念專修念佛，臨終時自有聖眾來迎，帶領修行者往生極樂淨土。法然因亦受良源《九品往生義》之影響，認爲所往生之淨土，分爲上品至下品三種不同位階之九品，念佛者視其修行之功德，往生於不同位階之九品淨土，此乃與源信淨土教來迎思想之最大差異。這種淨土思想因不分身分階層，且修行方式簡單易行，因而能獲民眾與中下層社會之認同，使淨土宗進入了飛躍的成長期。³⁹

4. 淨土思想之出現

以上是《平家物語》一書之相關時代背景，至於這本書中爲何會出現嚮往極樂淨土之往生思想？則有以下不同見解。例如日本宗教學者福井康順針對《平家物語》的思想性格，說明該書乃是深受法然淨土宗之思想影響。例如在《平

³⁷ 穢土之描述參照『往生要集』卷上・大文第一「厭離穢土」（日本思想大系『源信』所收、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11-29頁。

³⁸ 淨土之描述參照『往生要集』卷上・大文第二「欣求淨土」（日本思想大系『源信』所收、岩波書店）57-62頁。

³⁹ 法然之思想參照日本思想大系『法然』（東京：岩波書店，1976年）389-453頁。

家物語》的卷一處，即已提及祇王等人之淨土往生。祇王是平清盛寵愛之舞女，但因清盛移情別戀至另一舞女佛御前，故與母親及妹妹一起出家，三人在京都西山的嵯峨深處搭建了一所柴庵，終日在此「一心專修念佛，期待來世往生極樂淨土」（卷一〈祇王〉）⁴⁰。祇王等人出家後未久，對世間斷念的佛御前也悄然來訪，四人自此共居一室，「早晚在佛前供奉花香，一心不亂的祈禱往生淨土，時間雖有早晚，但四人終究如願以償達成了往生淨土宿願」（同卷・同上）⁴¹。祇王等人的「一心專修念佛」、「一心不亂祈禱往生淨土」，即為法然所倡淨土宗之修行方式。

福井康順並以平重盛為例，自書中有關重盛的宗教態度來說明其信仰構造。前節中曾提及，重盛去世前拒絕醫療診治而潛心習佛，在京都東山山麓興建了四十八所精舍，終日在此「一心不亂稱名念佛」（卷三〈燈籠事件〉）⁴²。這四十八所精舍皆懸掛著燈籠，看來宛如「極樂淨土中的九品蓮台呈現眼前」（同卷・同上）⁴³。而精舍的內部，則是「光分鸞鏡，令人恍疑置身淨土」（同卷・同上）⁴⁴。每月十四、五日，在此專心念佛的重盛更會面西，祈禱著「南無安養教主彌陀善逝，普度三界六道眾生」（同卷・同上）⁴⁵。以上所述「稱名念佛」、「九品蓮台」、「淨土」、「普度三界六道眾生」，均為法然倡導之善導往生講式，在在顯示出重盛的修行方式與信仰，均屬法然淨土宗之思想體系。⁴⁶因此福井康順認為《平家物語》一書，乃是深受法然淨土宗之影響，該書主要在於「鼓吹法然之念佛教義」⁴⁷。對此，另一宗教學者渡邊貞磨則提出了不同詮釋。

渡邊貞磨亦以平重盛為例，說明重盛是為因應阿彌陀佛之弘願，而在東山興建了四十八所精舍，重盛並在精舍中懸掛燈籠，使得該處看來宛如「極樂淨土中的九品蓮台呈現眼前」；更使精舍顯得「光分鸞鏡，令人恍疑置身淨土」。每月十四、五日，重盛更聚集了眾多美女在此「一心不亂稱名念佛」，念佛時的

⁴⁰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平家物語上』（岩波書店）26頁。

⁴¹ 同前書，29頁。

⁴² 同前書，176頁。

⁴³ 同前書，176頁。

⁴⁴ 同前書，176頁。

⁴⁵ 同前書，176頁。

⁴⁶ 參照福井康順「平家物語の仏教史的研究」（『平家物語』所收、東京：有精堂，1969年）221-229頁。

⁴⁷ 同前書，226頁。

情景更是「阿彌陀佛來迎引攝的悲願，宛如現形於此」(卷三〈燈籠事件〉)⁴⁸。以上所述可以觀知，為求往生極樂淨土，重盛不惜斥資造佛建寺，並以布施、念佛等方式進行修行，且不時幻想著「置身淨土」、「阿彌陀佛來迎引攝」，這種信仰目的與修行手段，實與平安時代中期以來，貴族及上流社會間的信仰方式相通。

渡邊貞磨亦以重盛的宗教態度為例，自其修行目的來做解說。前節中亦提及，重盛因有感清盛「惡貫滿盈，平家一門之氣數已盡」，為「抒緩清盛惡心使天下得以安篤」，故前往熊野參拜，祈禱「若是榮華只限一代，子孫須蒙受恥辱，重盛願縮短壽命以救贖來世苦難」。誠如以上所述，重盛祈禱的乃是平氏一門的幸福繁榮，但因這些榮華難以在現世永續，故將理想心願寄託來世，期待能於來世的淨土獲得救贖。這種宗教態度中，充份表現出現世優先之傾向，這種重視現世利益的性格，即為日本奈良・平安時代以來，所流傳的宗教態度一致。亦即當時的貴族及上流社會，在追求現世利益與繁華之同時，又因害怕死亡失去這些榮華，故將現世中的幸福延至來世，期盼能於來世的極樂淨土，繼續享受現世中所擁有的榮華。因此渡邊貞磨認為《平家物語》一書，「受法然思想之影響極為有限」⁴⁹，以重盛的修行目的及態度而言，該書反而繼承了平安時代的淨土教精神，充分表現出平安時期傳統淨土教信仰的立場態度。⁵⁰

以上是針對《平家物語》中所見之淨土思想，極為深入的二部論述，論者均自平重盛的宗教態度進行探討，其觀點與結論雖有所不同，但皆有其獨特之見解。誠如渡邊貞磨所述，若自重盛的修行目的及態度思考，《平家物語》中所呈現的淨土往生思想，確實是與平安時期貴族及上流社會間的信仰態度一致；但若以本文所論及求生淨土的重衡、平維盛為例，則可窺視法然對此二人之深刻影響，筆者對此則與渡邊貞磨持有不同看法。重衡與維盛的死究竟與法然思想有何關連？法然對此二人之求生淨土又有何影響？以下針對重衡、維盛二人之求生淨土，說明《平家物語》與法然思想之密切關連。

⁴⁸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平家物語上』(岩波書店) 176 頁。

⁴⁹ 渡邊貞磨『平家物語の思想』(京都：法藏館，1991 年) 135 頁。

⁵⁰ 參照渡邊貞磨『平家物語の思想』(法藏館) 123-135 頁、「平家物語にあらわれた浄土教」(『平家物語』所收、有精堂) 231-243 頁。

5. 平重衡與平維盛之往生淨土

前節中曾提及，重衡於一谷之戰戰敗後被捕，其後再被送至奈良斬首。《平家物語》中亦有記載，重衡被捕至斬首期間，曾有以下之經過。重衡被捕後表示希望出家，但因東大、興福二寺僧侶不接受而為賴朝所拒，重衡因而提出欲與長年結緣的「黑谷」上人會面，商談有關身後之事。黑谷為日本佛教聖地比叡山西塔之北谷，是淨土宗之修行之處，而黑谷的上人，即為淨土宗之教主法然。

面對法然，重衡詢及「以往榮華自由之時，因急於功名而投入政務，且傲慢心重，未曾思考過有關來世之事。但自平家運道衰退、世間混亂以來，由於戰爭掠奪與殺人之故，現在即使有心想要幫助自己，也因惡心之擾無法發出善心。(中略)即使欲剃髮授戒專心修佛，也因捕虜之身無法如願。自己或許將於今明日中被斬，即使現在進行任何修行，也都無法幫助自己解脫至今所犯下之罪業。(中略)像我如此罪孽深重之惡人，不知是否尚有救助方法？」(卷十〈戒文〉)⁵¹對此，法然則有以下回答。

只要立即厭離穢土祈求往生淨土，捨棄惡心發出善心，所有神佛均會欣喜接納。雖有諸多方法可脫離穢土進入佛門，但在此末法濁亂之時，最重要者還是須藉稱名念佛才能獲救。只要了解期盼之淨土分為上品至下品九種等級，佛道修行在於南無阿彌陀佛六字的稱名念佛，任何愚痴笨拙者皆能立即稱名念佛，不可因罪孽深重而認為自己卑微。即使犯下了佛家的十惡五逆罪行，只要心存懺悔皈依佛門，還是能往生極樂淨土，不可說因功德少而絕望。只要有一次或十次念佛之心，阿彌陀佛即會自極樂淨土來迎。(中略)然能否往生，須視有無信仰之心而定，只要深信不疑信此教義，行住坐卧、何時何處均力行遵守戒律，且心中口中時時不忘念佛，臨終之際自能離此苦界，往生西方極樂淨土。」(卷十〈戒文〉)⁵²

⁵¹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平家物語下』(岩波書店) 212-213 頁。

⁵² 同前書，213-214 頁。

聽到法然如此作答，重衡即表示希望授戒，在流出「欣喜眼淚」中讓法然為其完成了皈依。

重衡與法然分手後被送往奈良處決，前往奈良途中行經日野，重衡與其妻大納言佐曾有短暫之會面。面對妻子，重衡落淚寫下「難忍傷悲淚盈兮，沾襟濕衣兮留於卿，爾後睹兮盼思吾」（卷十一〈重衡被斬〉）⁵³之詩歌，留下「若是有緣，來世定可再生重逢，祈禱來世一起再生於極樂淨土的同蓮花座上」（同卷・同上）⁵⁴、「來世再會」（同卷・同上）⁵⁵之遺言後悲痛離去。

斬首前，重衡萬分悲傷且後悔至極，懺悔「至今犯下之逆罪並非緣由自己，乃因遵從世間常規難違父命」（卷十一〈重衡被斬〉）⁵⁶。但「佛法世界是以慈悲為本，並有各種普渡眾生之道。現在心中銘記『唯緣樂意、逆即是順』之經文，一念彌陀佛，即滅無量罪，將此逆緣做為順緣，現在藉由最終之念佛，希望能往生九品極樂淨土」（同卷・同上）⁵⁷。於是重衡開始高聲念佛，在十次高聲念佛聲中被斬，結束了短暫之一生。重衡被斬後遺體被帶回日野安葬，大納言佐也於日後出家，為其修行祈求來世冥福。

以上是重衡被捕至死的經過，類似的情形同樣也出現於維盛之上。前節中亦曾提及，維盛於平家都城陷落時與妻兒分離，其後再前往屋島，最後登上高野山在熊野的那智投水。事實上，維盛自遠離家人至那智投水期間，曾有以下之原委。

都城陷落時，維盛已預料到平家日後之處境，想到「在未來不知方向的旅途中，讓對方看到悲慘境遇乃傷心之事」（卷七〈維盛都落〉）⁵⁸，故以「途中因有敵軍守候，難以安心通過」（同卷・同上）⁵⁹之由，忍住傷悲與妻兒分手。並且表示只要一旦安定，立即遣人來迎回家人。

維盛與家人分別後前往屋島，但「即使身在屋島，心卻仍留於都城，腦海中始終浮現留置於在故鄉的妻兒面孔，無時無刻不能忘懷」（卷十〈橫笛〉）⁶⁰。

⁵³ 同前書，335 頁。

⁵⁴ 同前書，335 頁。

⁵⁵ 同前書，335 頁。

⁵⁶ 同前書，337 頁。

⁵⁷ 同前書，337 頁。

⁵⁸ 同前書，44 頁。

⁵⁹ 同前書，43 頁。

⁶⁰ 同前書，224 頁。

爲了「再見一次思戀的家人，同時亦讓對方看到自己」(卷十〈高野之卷〉)⁶¹，維盛悄然地離開了屋島，希望能與家人再次會面。但想到重衡被捕後曾在鎌倉、奈良等地遊街受恥，如果自己被捕將使父親重盛名譽受損，維盛因而作罷而前往高野山。

在高野山，維盛與長年結識之僧侶瀧口入道會面。瀧口爲重盛之舊臣，曾深愛侍女橫笛，但被其父以有礙功名拒絕，故於十九歲時剃髮出家。面對瀧口，維盛表明了其出家之意願，在高唱三次「流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斷，棄恩入無爲，真實報恩者」(卷十〈維盛出家〉)⁶²後，讓瀧口爲其完成了剃度。

但即使出家，維盛心中仍掛記著妻兒，心想「若是出家前能與思念之家人會面，心中將了無遺憾」(卷十〈維盛出家〉)⁶³。所以在前往熊野參拜時，儘管維盛祈禱「阿彌陀佛如來，請以廣大無邊之慈悲，引導前往極樂淨土」(卷十〈熊野參拜〉)⁶⁴，但仍無法斷絕恩愛之執著，心中也祈禱著「留置故鄉的妻兒亦能安穩」(同卷·同上)⁶⁵，並感嘆「自己至今仍思念妻兒，若將此念藏於心中，定會因罪業深惡而妨礙往生」(卷十〈維盛入水〉)⁶⁶。

看到維盛爲親情如此困擾，瀧口入道開始爲其說教，並且闡述淨土之念佛往生功德：

「生者必滅，會者定離，此乃浮世之常理。人之生命因正如葉末之露水，葉根之水滴，所以終究會自世間消失。即使有早晚之差，但仍無法避免死別。(中略)所有神佛均將一切眾生視爲己子，引導其進入極樂淨土的永恒之地。妻兒因在長年歲月中使人徬徨於生死世界，成爲束縛人之絆索，所以神佛也嚴戒於此。(中略)在佛陀的第十八誓願中亦提及『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因而可相信一次或十次念佛之功德。只要深信不疑心無二念，不論是念佛一次或十次，彌陀如來自會率領觀音、菩薩等聖眾來迎。所以即使身沉滄海之底，仍能登於聖眾來迎的紫雲

⁶¹ 同前書，228 頁。

⁶² 同前書，233 頁。

⁶³ 同前書，233 頁。

⁶⁴ 同前書，236 頁。

⁶⁵ 同前書，236 頁。

⁶⁶ 同前書，239 頁。

之上。在成佛得脫開悟之後，可再回此娑婆世界，帶領妻兒前往極樂淨土。誠如經文上所述「還來穢土國度人天」，應無任何疑問。」（卷十〈維盛入水〉）⁶⁷

聽到瀧口如此規勸，維盛終於摒除妄念開始面西合掌，高聲念佛了百次，在念佛高唱的「南無」聲中，投入了那智海中。

以上所述可以觀知，從重衡與黑谷上人法然會面，法然為其說教，以至重衡臨死前所述「現在藉由最終之念佛，希望能往生九品極樂淨土」，並在十次的高聲念佛中被斬，在在顯示重衡之求生淨土，深受法然思想及教義之影響。因為重衡所祈禱之「往生九品極樂淨土」，是前節中所提法然淨土宗之特色；重衡十次高聲念佛的「臨念正宗」，更是法然所倡導之臨終行儀⁶⁸。至於瀧口入道為維盛教化之阿彌陀佛第十八誓願，亦來自法然所述「若我得佛，十方眾生，稱我名號，下至十聲，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三部經大意》）⁶⁹，且為淨土宗思想體系中最重要之精神。⁷⁰綜觀以上所述，重衡與維盛所追求之往生淨土，實與法然有密不可分之關連。

同樣是以描述源平爭亂為主題之另一文學作品《源平盛衰記》，記載維盛前往高野山路至粉川寺曾與法然相會，法然為其說教「眾生正覺之道、即身成佛之要領」（卷三十九〈維盛出屋島參拜高野〉）⁷¹、「念佛之法門與陀佛之本願」（同卷·同上）⁷²，使維盛流下「欣喜眼淚」而受戒。在其後前往高野山投宿時才與瀧口偶然相遇，與《平家物語》中之記載有相當出入。《源平盛衰記》中之記述若為屬實，更可窺視法然對維盛之求生淨土亦有深刻影響。

⁶⁷ 同前書，239-241 頁。

⁶⁸ 淨土宗之教義及特色，參照日本思想大系『法然』（岩波書店）427-433 頁。

⁶⁹ 日本思想大系『法然』（岩波書店）24 頁。

⁷⁰ 源信與良源因重視修行者臨終時之來迎引接，故著重阿彌陀佛四十八弘願中之第十九願，此乃平安時代淨土教之特色。但法然認為四十八弘願中的第十八願最為重要，是佛解救眾生最根本之本願，其他四十七願均依存於此願，因而與淨土教思想有所不同。以上參照日本思想大系『法然』（岩波書店）397-398 頁。

⁷¹ 『源平盛衰記下』（東京：有朋堂，1927 年）489 頁。

⁷² 同前書，490 頁。

6. 淨土思想與現世利益

眾所周知，以歷史為背景的文學中，當然會有作者本身加以虛構之成份，所以作品中的描述並非會與史實一致，或許這正是文學作品中最令人玩味與神思之處。以本文所論求生淨土之平維盛為例，在史書及相關文獻中之記載，亦與《平家物語》一書有所出入。根據《源平盛衰記》之記述，維盛雖於那智投水，但當地僧侶對其境遇極表同情，故於「瀧奧山中建一隱閉庵室，該室外為廣闊田野，讓其在此繁榮子孫。每年並持香至那智祭拜，因此該地亦被稱之香嚶，維盛入水乃偽裝之事」（卷四十〈中將入道入水之事〉）⁷³。大日本史亦根據以上說法，記載維盛乃是「佯偽赴海死，匿居牟漏群藤繩，子孫遂為土人，貢香那智，因名其地曰香嚶」（卷一百五十六）⁷⁴。可見《平家物語》之文學敘述，與史料所載頗有出入。筆者認為或許《平家物語》之作者琵琶法師，為秉持宣揚其無常觀，並突顯平家男子一一死於非命之文學張力，而在作品中故意隱去維盛未死之事實。

然而文學作品可謂是時代的借鏡，作品中的內容不僅可反映出時代動向，亦可理解當時之思潮文化。藉由作品中對生命與死亡之描述，更可窺視當時人們的生命觀與世界觀，進而了解其文化思想特質。因此即使作品中的內容為虛構或與史實有所出入，但我們仍可自作品的表述中，探討其所蘊涵之精神與思想。但以本文所述求生淨土之平重衡、平維盛而言，《平家物語》中所見之淨土思想，與淨土教修行上之訴求，實有相當差異。

因為若求往生淨土，首先在於對教義之深刻體認，唯有徹底理解現世乃是穢土、煩惱，捨棄現世中的所有利益，才能離此穢世往生淨土，在來世的淨土進行宗教上之修行。這種求生淨土的思想，必須在「厭離穢土、欣求淨土」的前提下成立，唯有對現世利益完全斷念，否定了自己的生存意志，對死亡有所覺悟，經過修行苦練後方能往生淨土。這種基於「厭離穢土」觀念的淨土思想，不論是源信所述之淨土教理念或法然所倡之淨土宗思想，應均無差異。因為源信的《往生要集》中所記載「若為往生淨土，先應厭離此界，今此娑婆世界，

⁷³ 同前書，530 頁。

⁷⁴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六』（東京：吉川弘文館，1900 年）7 頁。

是惡業所感，眾苦本源也」(《往生要集》卷中大文章六〈別時念佛〉)⁷⁵。法然的《往生大要抄》中亦曾提及「先厭離捨棄此娑婆世界，即刻欣求極樂淨土，於淨土中修行佛道」(《往生大要抄》)⁷⁶。

不容否認的是，常人當落魄失意之時，於悲傷之餘，甚至對此世間失望，難免出現所謂「厭世」傾向。這種情形在置身榮華富貴或人生順遂時尚不易體會，但在榮華落盡、盛者轉為衰者之際極易出現。以本文聚焦之平重衡及平維盛為例，即為最典型之明證。例如在《平家物語》的前部，重衡是一驍勇善戰之武將，是平氏討伐源氏的重要功臣。但在進入作品的後半部後，重衡失去原有之敏捷而淪為戰場敗將，又成為被源氏逮捕的首位戰俘而喪命。同樣的情形也出現於維盛之上，身為清盛嫡孫的維盛，自幼享有皇室貴族般的富貴榮華，但在家道衰退受到排斥，以致妻離子散進而出家，選擇投水結束了悲劇性之後生。面對著世事無常，眼見自己所面臨之悲慘命運，或許重衡、維盛心中自會浮現厭世思想，期待早日脫離此現世苦海，期盼藉由神佛之力助其往生極樂淨土。

但厭世並非是「厭離穢土、欣求淨土」觀念之「厭穢」，二者間仍有著極大差異。因為當失意厭世之時，或許心中還會存有期待，希望能於適時獲得救助。然「厭穢」是已對此現世絕望，心中對死亡已有所覺悟，是宗教上所求之修行理念。反觀本文所述，不論是祈禱與妻「來世一起再生於極樂淨土的同一蓮花座上」(卷十一〈重衡被斬〉)、「往生九品極樂淨土」(同卷·同上)的重衡，或是追求「還來穢國度人天」(卷十〈維盛入水〉)的維盛，他們之所以求生淨土，並非是因心中存有死亡覺悟，也並非是基於厭惡世相或宗教上之修行，乃是在現世中無法繼續持續生命，故將理想心願寄託來世，期待能於來世的極樂淨土，完成自己無法在現世中達成之理想心願。這種樂觀的淨土思想，完全沒有厭穢之一面，將淨土視為是現世之延長，將求生淨土做為是達成現世利益之手段。這種思想的背後，有著濃厚的現世主義色彩，顯見是過於重視現世利益，這種重視現世利益之精神，實與淨土教信仰中之厭穢乃背道而馳。

⁷⁵ 日本思想大系『源信』(岩波書店) 210 頁。

⁷⁶ 日本思想大系『法然』(岩波書店) 11 頁。

7. 淨土思想與死亡美學

事實上，宗教的目的，原為幫助解決人類的痛苦煩惱，使人的心靈變得充實，生命變得更有意義。因此不論任何宗教，都希望能夠藉由信仰，讓信者在修行中克服或轉換現實生活的不遂，在追求超越現世的理念中忘卻痛苦煩惱，進而超越對於死亡之恐懼。宗教所具有的這種特性，無論古今中外東西方的各種宗教，都應不會相距甚遠。即使是將現世視為苦難世界、重視來世修行與生活的佛教，或是訴求「厭離穢土、欣求淨土」，看似略具厭世傾向之淨土教，也應不致有太大差異。

但在《平家物語》中，有關往生淨土的死亡描述卻頻頻出現，以本文聚焦的平重衡平維盛而言，他們求生淨土，不但具有濃厚的現世利益，更沒有厭穢之情感，甚至表現出彼等是極其依戀現世。因為不論是遭斬首的重衡或投水自盡的維盛，在現世中無法遂念——即求生時，曾退而求其次願以出家代替死亡，希望藉此逃避對於死亡之恐懼。出家原為對此現世徹底斷念，幫助自己進入宗教上之修行境界，但在《平家物語》中，卻已成為重衡、維盛求生之方法。然在求生不可得之情況下，法然與瀧口入道適時出現，為其闡述「厭離穢土、欣求淨土」之理念，而這種理念將重衡、維盛二人現世中對死亡之恐懼，移情至對來世之嚮往。以理性角度觀之，這豈非精神之麻痺。

誠如法然所述「只要立即厭離穢土祈求往生淨土，捨棄惡心發出善心，所有神佛均會欣喜接納」(卷十〈戒文〉)，瀧口所言「所有神佛均將一切眾生視為己子，引導其進入極樂淨土的永恒之地」(卷十〈維盛入水〉)，在在顯示神佛均會接納重衡、維盛，二人皆可往生淨土無疑。因為只要「深信不疑信此教義」(卷十〈戒文〉)、「心無二念」(卷十〈維盛入水〉)，「有一次或十次念佛之心」(卷十〈戒文〉)，或「念佛一次或十次」(卷十〈維盛入水〉)，臨終時「彌陀如來自會率領觀音、菩薩等聖眾來迎」(同卷·同上)，「離此苦界，往生西方極樂淨土」(卷十〈戒文〉)。往生淨土後尚可「還來穢土國度人天」(卷十〈維盛入水〉)，回此娑婆世界救贖現世中之妻兒。這種樂觀速效的淨土思想，不僅克服了佛教的輪迴流轉、因果報應，更否定了佛教主張的長期繁複修行理論，甚至和緩了凡夫俗子對於死亡之恐懼，有效降低了對於死亡之膽怯不安。

人類自古以來即有畏死之本能，特別是自行斷絕生命赴死之時，須要莫大

勇氣與覺悟方能達成目的。但在期待「往生九品極樂淨土」(卷十一〈重衡被斬〉)，十次高聲念佛聲中被斬的重衡，或是面西合掌，高聲念佛百次，在高唱「南無」聲中投海的維盛，二人均是在念佛中充滿希望地迎接死亡到來。對於死亡之恐懼不安，也在專心致志的念佛聲中抒緩，甚至在沉浸極樂淨土的想像中消弭。死亡此時已不再是可怕之事，甚至已被轉化為美好的再生希望。所以儘管赴死前會充滿高度恐懼不安，瀕死時極為痛苦，但藉由念佛求生淨土的死亡方式，不僅抒緩了這種痛苦不安，也讓其坦然接受死亡與命運之安排，甚至將死亡由負面的悔滅終結，轉換成正面的積極的生命之再出發與希望的新生。

因為淨土信仰中所訴求的往生思想，豐富了日本人死後的世界觀，讓人覺得死後世界是如此光明美好，認為死後在充滿光明的極樂淨土，可以給予無限的希望憑杖，使人對死後世界充滿憧憬，進而減少對於死亡的恐懼不安，讓人覺得可自死亡得到救贖，能在來世的淨土獲得再生與慰藉。這種特殊的淨土思想，散發出其誘人之宗教魅力，表現出其獨特之死亡美學，美化了日本中世戰場紛亂時代武士之死，此為筆者於本文中所欲提出日本人獨特之死亡美學。

引用書目

- 麻原美子・春田宣・松尾葦江、『屋代本高野本対照平家物語』、東京：新典社、1990、1991、1993
- 麻原美子、「平家物語」、『日本文学と仏卷4 無常』所収、東京：岩波書店、1994
- 石母田正、『平家物語』、東京：岩波書店、1957
- 上横手雅敬、『平家物語の虚構と真实』、東京：講談社、1973
- 大野順一、『平家物語における死と運命』、東京：創文社、1966
- 北原保雄・小川栄一、『延慶本平家物語本文篇上・下』、東京：勉誠社、1990、1990
- 佐々木八郎、『平家物語評講上・下』、東京：明治書院、1963
- 佐々木八郎、『増補平家物語の研究』、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67
- 佐伯真一・福光晃・小林美和、『平家物語上・下』、東京：三弥井書店、1993、2000

- 佐藤泰正、『文学における死生観』、東京：笠間書院、1996
- 相良 亨、『日本人の死生観』、東京：ぺりかん社、1984
- 相良 亨、『日本人の心』、東京：東京大会出版会、1984
- 谷 宏、『平家物語』、東京：三一書房、1971
- 塚本善隆・梅原猛、『仏教の思想』、東京：角川書店、1973
- 高島元洋、「近世武士における死と時間の意識」、講座『日本思想4時間』所収、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4
- 永藤 靖、『中世日本文学と時間意識』、東京：未来社、1984
- 永原慶二、『中世成立期の社会と思想』、東京：吉川弘文館、1977
- 福井康順、「平家物語の仏教史的研究」（『平家物語』）所収、東京：有精堂、1989
- 津田左右吉、『文学に現はれたる国民思想の研究第一・二巻』、東京：岩波書店、1977
- 富倉徳次郎、『平家物語全注釈上・下巻』、東京：角川書店、1966、1967、1968
- 村松 剛、『死の日本文学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75
- 村松定孝、『平家物語の世界』、東京：秋田書店、1970
- モーリス・パンゲ著・竹内信夫訳、『自死の日本史』、東京：筑摩書房、1986
- 渡辺貞麿、『平家物語の思想』、京都：法蔵館、1991